

沈
嘉
禄

暗
香
浮
动



作家出版社

暗
香
浮
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暗香浮动/沈嘉禄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4

ISBN 7-5063-1112-7

I. 暗…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1434 号

暗香浮动

作者: 沈嘉禄

责任编辑: 杨 葵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20 千

印张: 9.5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12-7/I·1100

定价: 13.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沈嘉祿 著

作家出版社

第一章

雨中的海媚

一个月后，我如愿以偿了。

一个月后海媚对我说，她事先并不认识我，只不过在那天展览会进场时恰好跟在我后面，并且在签名册上签到时记住了我的姓名。她说这一切仅仅因为我的字写得比较漂亮。

你说谎，我在心里说。并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试图从那里证实我的猜测。可是她更加坚定而凝聚地看着我。渐渐地，我的目光变得软弱起来，透明起来，并如水似地漫过她的眼睛，一直流向她身后很远的地方。

一个月后的那个闷热的下午，海媚坐在我的家里。在那张三人沙发上，她将左腿架在右腿上，露出了饱满而圆润的膝盖。她试图用裙裾遮盖它，但棉质可能又是太短的裙子老是要滑下来，最后她索性把腿放下了。我一边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轻松的话题一边注意她的小动作。后来我们不再说话了，

她似乎是很累的样子，一头靠在我的肩上。这期待中的亲昵叫我有点猝不及防但却使我心花怒放，我嗅着来自她青丝间的气息，还有从衣领中散发的温热而芬芳的体温。我的心就像一台逐渐加速的马达狂跳起来，我不得不努力克制着，用一些毫无意义的絮叨来抚慰自己。而她似乎有一种更深的期待蕴含在动作中，她用头发末梢摩擦我的脸庞。于是我慢慢地放了一点胆量，将手搁在她的膝上。在尼龙织物的表层下，我分明感觉出情欲的颤动，如激流中游来游去的鱼，此刻被我抓到了，而这条鱼又不肯轻易地就范，拼命地甩动着尾巴。

在这之前，我打电话到海媚的办公室，我请她到店里来聊聊。是吗，你这个破店会有什么新闻呢？如果你真的需要自我推销，就把文章寄过来，或者我叫一个实习记者来，文章照发不误，天太热，我懒得出门。那就请你吃饭，我们店里新到了一批澳洲龙虾。她哼哼一笑，在我面前显耀一下小小的权力是不是？你真想请我吃饭，就在外边找一家饭店。

真是快人快语。于是我把那顿意味着开局的午餐定在香格里拉餐厅。

我朝着一个想象的目标不可遏止地走去，并感觉到背后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能从她那里得到多少可收藏可回味的东西。

她随流而下地谈到了她的丈夫。她总是说“我的那位”，亲昵中有一点距离。她还谨慎地表示过她这样做不会对不起他。而你，她的手指直戳我的胸口，也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冷淡她。我不允许你这样做。她指的是珊珊。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是自欺欺人，但还是坚决答应。谢谢你的提醒。我还认真地说。

“爱不是一盆水，泼出一半就只剩下一半了。爱是一口井，

不断有汨汨的清泉涌出，汲取得越多，涌出的也越畅快，永不枯竭。”在我言不由衷地说这些话时，简直不敢直视她的脸，而海媚偏偏把我的脸拨过去，于是我再次看到了一双聪明的具有非凡洞察力的狐狸眼，我的心咚地响了一下。

那个下午，从香格里拉出来时我脚步有点打飘，而平时我的酒量还是很不错的。热风吹开了她额头的发，吹红了她的脸，女记者精神饱满，一路上说个不停。她挽着我的胳膊，直到走进我家所在的那片新村才放下。海媚进屋后将皮鞋踢到一边，赤着脚在地毯上走了几圈。这一切都不陌生，沙发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书柜里也只能是这类书，窗帘的颜色也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甚至那种幽幽的气息，来自阳台上十几盆花草的气息，也是熟悉的。她快活地说着，在我眼里显得非常可爱。

我走到床头柜前拿起空调遥控器一按，并以此掩护着把珊珊的照相架合拢，她又把它竖了起来。她很漂亮。她说。

“你是故意这么大度的吧。”

“不，确实漂亮，但是我不嫉妒的……这是什么声音？”她警觉地听到屋外的动静。

楼下的邻居在安装空调。电钻在墙上打洞，这种声音叫我心惊肉跳。

凉风习习，伴着轻微机器运转声，喝咖啡，跳舞，不讲究舞步，在音乐的伴奏下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缓缓地挪动。可是我明白这是我们在中年的门槛上蹭着脚底下青春的泥巴，至少是我这么有点踉踉跄跄。她的脸紧贴我的下巴，梦呓地重复着永远也记不住的话。重复的不连贯的。后来走到床边，两个人趁势倒了下去。我像剥笋似地褪下她的袜子，这个过程在我手里延长了很多时间，让它隆重地裸露出神往已久的肌肤。

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我的心如同一块坚硬的石头从很高的地方坠落下来。

不速之客是抄煤气表的工人。那个中年男子在逆光中急匆匆地走进来。我语无伦次地应付了几句话，叫陌生人感到奇怪，你还在睡午觉吧，他说。

回到床边，从床头柜上的穿衣镜里我看到自己的脸就像一张白纸，而紫红色的嘴唇则像一道跌打的伤痕，但还是鼓足勇气把坐了起来的海媚再次推倒。海媚看着我，好像我是过了很长时间才回到她身边的。

邻居家的电钻声又响了起来。这种小型马达的运转声实际上是一种极好的掩护，但此时在我耳边渐渐放大，渐渐地变成另一种马达的轰鸣，而墙体的相联又使整个房间变成了共鸣箱。

马达突突地响着，就是无法畅快地运转起来。那是一辆破旧的老是出故障的摩托车，就在窗口下面进行着试探性的发动。修车人狠狠地诅咒着摩托车的娘，车子就是不肯连贯地运转。

海媚用双腿勾住我的腰，犹如一条大章鱼的触须要把猎物紧紧地勒死。我则如一只海蜇要把她整个地包裹起来，吞下她。然而事实上我还是不行，我沮丧地嘟哝着，寻找着可笑的理由和借口。而她只是摇头，不愿听我的废话。她的头发散落了，水藻似地漂在枕头上，而沉到水底的是我。我没有办法，我被那种马达发动不起来的声音弄得精疲力尽，不断渗出的冷汗在光脊背的表面快要结成薄冰了。

我甚至想用脑袋在墙壁上撞出一个洞来。

我终于在被无穷无尽放大的马达声中溶化成一摊浊水。

“你的心是实心的，就像一块石头那样没有一点空隙。”海

媚的声音在很高的虚空落下来，犹如瀑布在我心中溅起白晃晃的水花。

这时，电钻和摩托车的声音都神奇地消失了，两个人的对视显得格外宁静，似乎都要把目光钉进对方的眼窝里。我摸到了海媚的袜子，绕在脖子上然后狠狠一抽。海媚的脸庞在我眼里顿时扭曲得像一把晒干了的海带。

海媚，跟我坦白说吧，你是不是早就根植于我记忆之中？

我和海媚遭遇在赶路中。

那天下午我从酒店用品展览会出来，天色骤然起了变化。展览会没有准备回市中心的车辆，我只得到路边去拦出租车。车子并不少，一辆接一辆地从我眼前快速掠过，但大多数载有客人，偶尔有一辆空载，也不愿意停下来。这一带是宾馆区，再往西是机场。车里坐着的男人矜持地握着移动电话，嘴唇似动非动。而女人，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张脸上就凝聚着毅然决然的表情。是啊，司机们正忙着赚大钱呢。而此时，天色更加昏暗，厚重的乌云不可阻挡地遮掩过来，被建筑物切割成一段段的地平线上还残留着一线亮色。忽然电光一闪，雷声就在头顶炸响，叫地面也颤抖了一下。展览大厅里刚出来的那些人又尖叫着退了回去。谁也没有带伞。少数大饭店的经理有车子，而且自己驾驶，我没有，看他们操纵着车子冲进雨里的样子，我不能不自惭形秽。

只有一个少妇没有退回去，她来到路边，高跟鞋果断地叩击着彩色的水泥地砖，裙裾啪啪地作响。她优雅地，不容抗拒地拦下一辆出租车，并且在我前面停下。我当时以为这是为我而停的，就上前拉开车门准备进去。这位少妇却从我身边及时

地闪出，说了声谢谢就抢先坐了进去。我愣了一下，一时弄不明白是我抢了人家的跑道还是人家抢了我的跑道。但这个女人的背影以及轻轻的一声招呼遏止了我所有的想法，我只得把车门重重地一推。车子启动了，就在车轮滚动的瞬间，豆大的雨点哗地一下砸了下来。砸在宽阔的被阳光晒得发烫的地面上，发出幽幽的声响，我身上的真丝衬衫立即湿成一个半透明的袋子，将身躯紧紧包裹起来。没想到那辆出租车在十几米以外亮起了鲜红的尾灯，车门打开一条缝，向我伸出了一只手。

我朝前跑了几步，但又犹豫地放慢了脚步。门缝里显现的那张美丽的脸，陌生的但热情洋溢。我不清楚这个女人邀我搭车的意图，难道是为刚才从我身边抢先上车而感到歉疚了吗？或者是看我在暴雨中成了落汤鸡而动了恻隐之心？此时车门里清晰无误地传出一声“余经理！”那么她是知道我的身份的，是一个至少有一面之交的人。我马上为自己过于谨慎而不好意思起来，撒腿追了上去，进车厢时脑袋还在门框上磕了一下。

我记得车厢里已经飘荡着这种迷人的香水气味，它肯定不是来自仪表盘上那瓶廉价的空气清新剂。我坐在她身边，一边掏出手帕擦去脸上和眼镜上的雨水，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天气，待情绪稳定之后，第一眼就被身旁那双美丽的小腿吸引住了。那天海媚穿了一双比肤色稍深一点的袜子，表面上有一层霜冻的感觉。此后，只要我回想起与海媚的初次见面，首先显现于脑际的就是这双美丽的小腿，有一层霜冻感。

我记得她一开始是这么说的：“余经理，你大概已经把我忘记了，其实我们是见过一面的。”

她打开一只墨绿色的皮包，就是后来被我翻捡过的那只，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我捧着它，怎么也想不起在哪个场合哪一天见到过这位美丽的女人。这份办得不冷不热、说话不三不

四、发行量不大不小的报纸，我是知道的，社会性饭店也在他们所谓的舆论监督范围，当然也经常要让这帮混蛋记者敲一顿白食。

“记起来了么？”美丽的女记者问。

我仔细地看了她一眼。她有一双妩媚的眼睛，细细的，似开似合的，但里面闪烁出熠熠的光芒来，那种光芒把长长的眼睫毛都烧红了。我只觉得是有点似曾相识，但在哪里，什么场合，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事后我有点后悔，我完全可以顺着她的思路进入一个虚构的故事。可惜我当时在一个漂亮的陌生女人面前还不够沉着。我有点惶悚地转过脸去，已经记不起当时是否请她再宽限几分钟让我清扫一遍记忆的仓库，我只有这样赏心悦目的印象：她鼻梁坚挺，嘴唇很薄，微微有点开启，桃红色的唇膏恰到好处地衬出牙齿的整齐和白莹，但决无轻佻之感。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确实是有特色的，能叫人过目不忘的。再有，眉毛是精心修饰过的，唯一遗憾的是她眼睛下面已经出现了浅浅的眼袋，有一种很难掩饰的倦容装填在里面。这种倦容，我曾经固执地以为只有纵于声色的女人才有，知识界的妇女也可能过早地挂上这样的眼袋，但她们不善修饰，也无对镜画眉的时间和兴趣，这种倦容也就成了不堪重负的憔悴。而眼前这个女记者显然不属于忘我劳动献身于事业的工作狂。所以这两个眼袋是让我有点害怕的。

我的心怦然一动，那对眼睛通常被人们叫作狐狸眼。

幸好她没有注意到我脸上的细微变化，她宽容地礼节性地问了一句：“最近忙吗？”

“是的，总是这样的。”

我有点慌乱地将目光收回后抛向窗外。刮雨器单调的声音和车厢震荡的嗡嗡声使短暂的沉默变得令人不安起来。于是我

说：“你们当记者的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确实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女记者，肯定会碰到更多的困难……”

“那不一定，这要看被采访的对象是哪一路人。”

“你最怕见到的是哪一路人呢？是没有知识的人？”

“不，恰恰相反，我最怕见到知识太多的人。”

“教授？学者？还是自以为是的人？”

她不作回答，好像没听见似的，那我也只能寻找下一个话题。我们谈起了展览会上的新产品，抱怨国内的生产厂商没有眼光而国外的新产品又如何的出色。在我低头俯视的时候，那双美丽的小腿就把我的目光牵扯过去了，匀称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像把袜子撑得没有一点空隙，柔滑如水的曲线一直沿伸到脚踝，那是一种具有导向性的沿伸。我突然涌起了用手去抚摸它们的欲望。

我慢慢地想到了一种可能性，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人，这种场景和时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生命有关的，与性也有关的，所以潜伏的欲望才会像冬眠的蛇那样蠢蠢欲动。

上个星期，我幸运地受到邀请，到海媚家里去喝咖啡，丈夫外出期间，她一个人对付着日子，换下来的衣服堆成小山，好几双皮鞋扔在门背后，家具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墙上的挂历还是四月份的，这一切都显出匆匆过客的痕迹。趁海媚进入卫生间的间隙，我翻过她那只形影不离的皮包。里面有一支口红、一张折痕快要断了的市区地图、还有一本精致的通讯录，写满了陌生的姓名，还有……钱包里有几张美元和一张电话磁卡。不可思议的是还有一双没有拆开包装的无跟袜和一顶浴帽。这简直是一个行军包啊。我禁不住笑了起来。以海媚的工

作性质，似乎没有必要准备得那么琐碎。她采访时可以打的，到了被采访单位把发票扔过去就是。吃饭也很少自己掏腰包，那几张美元又有什么用？最奥妙的是那双无跟袜，难道她想把袜底走穿吗？我有点困惑。

一只手从身后伸过来把墨绿色的意大利莎驰皮包紧紧攥住。“先生，你也有窥视癖吗？”

“这是不可避免的错误。”我故作无赖地冲着她笑，目光慢慢下滑，滑向她的小腿。海媚有着修长而圆润的小腿，她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她一直穿裙子，让裙裾拍打小腿，让男人的目光拍打她的小腿。这双小腿无疑是适宜赶路的，剪动时的姿态是迷人的，慑人心魄的。

“我先生要回来了，明天上午。”海媚说。

“怪不得你今天看上去神采飞扬，连说话的声音也比平时悦耳多了。”

“他还是要走的。他这次来不过是汇报工作。”

“你为什么不直率地说他是来探亲的呢？”

“你也是有老婆的人，何必如此小气？”

海媚的丈夫是粮油进出口公司驻美国办事处的职员，那是一个肥得流油的美差，公司科室里的那帮人不管懂不懂业务，每两年轮流跑一趟美利坚，那真比公费考察、讲学、旅游或者留学还要实惠。

“那么说他也有赶路的感觉？”我脱口而出。

“赶路？什么意思？”

“你也在赶路。”

“你有毛病。”

“这些天来，我一直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所笼罩，那是匆匆赶路的感觉，我一直在走，走。上班可以坐车的，但我还是想

走，吃饭时也在走，到了办公室也坐不定，在窗台和办公桌之间走来走去。甚至睡觉时，梦里也在走，走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但目的地在哪里却是不知道的。”

“是吗？”漂亮的女记者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赶路。人生就是一场目的不明的旅途。”

“我没有你想得那么深刻，这种奇怪的感觉对我是一种折磨。我快要疯了。”

“你大概患了现代人容易犯的焦虑症。你最好去找一个心理医生。”

“不，不是这么回事。这个我清楚。”

“那么我懂了。有一个属于你记忆中的人，一个你所钟情的女人，在紧紧地追赶你。”海媚以梦一般的声音说，“你不知道如何摆脱她。告诉你，唯一的办法是……”

“是什么？”

海媚将我的脑袋拨向后面，“看到了吗？”

窗外有一群灰鸽飞过。

不，不要那么诗意地想象什么，没有鸽子，窗外是一片灰色的尘埃，被风吹着到处飞扬，有一股要把整座城市淹没的疯狂劲头。其实海媚是非常实际的。后来她告诉我，为了替换随时可能勾出洞来的袜子，就必须备一双；至于浴帽，那是保护头发不让毛毛雨弄湿。

下雨了，细密的雨珠随风飘散，缀在海媚的头发上亮晶晶地闪烁着，这是很好看的。为什么非要一顶十分滑稽的帽子呢？

这个积累了半个世纪油垢和盛名的酒家坐落在繁华喧嚣的

商业街上，有三个层面，大小十几个餐厅，可同时容纳四百多人进行饕餮大餐。当然这种客满之后笑语喧哗、钟鸣鼎食的动人场面好久没有出现了。近年来狠抓廉政建设的大气候使所有的饭店都处于萧瑟的淡季。在最初的慌乱之后我也习以为常了，坦然了，稳住阵脚后煞费苦心亮出几个怪招，使经营业绩表上的箭头稍有回升，慢慢地爬上坡。这使我的酒家在兄弟单位面前鹤立鸡群起来，也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上级的好感。

这样一个相对独立又十分社会化的企业，在一个精明强干的稍稍沾有一点独断专横作风的当权者手中，很容易被经营成一个独立王国。起着推波助澜作用的倒往往是那帮被约束的人。现在我已经习惯于这个环境了，两百多个职工都亲亲热热地叫我余经理，或者时髦的叫法是老板，也有相对于其他两位副手而叫我老大的，毕恭毕敬的神态开始曾让我忍俊不禁，现在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不过我更愿意被一些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叫作余老师。八年前我在公司职工技术培训班讲过半年多的烹饪原理和服务规范，于是就获得了这个称呼。这种称呼的奥妙在于表明了我余经理有资格站在讲台上，也表明了自己曾是我的学生，听过我的课，关系就非同一般了。所以当她们亲切地叫我一声余老师时，我就会用一种温柔的、慈爱的目光打量这些活泼的姑娘，有时在她们的柔肩上轻轻拍几下。店里的职工都知道余老师比余经理好商量多了。

早晨八点钟，我身穿一套浅灰色的麻质西装，以训练有素的步伐走进店堂，矜持地领受这样的气氛。余经理脸带微笑，与门口的应接小姐略一点头，再朝底楼餐厅稍稍一扫视，就可估计出今天早茶的经营情况了。服务小姐们个个薄施淡妆，在蟹青色的工作服外面再象征性地系一块缀有荷叶边的白围裙，她们要么推着粥车在餐位之间逡巡，要么低声细气地为客人结

帐，连站在墙边一时没事可做的也站得一丝不苟，犹如时装店里的模特儿。我当然明白这些小姑娘是故意做给余经理看的，但这也应该默认，一个企业的最高领导必须培养部下对权威绝对服从的习惯。

走进电梯直上五楼，在经过二楼、三楼和四楼时，电梯的门虽然没有打开，我仍然可以听见在短暂的上升时餐厅里响着吸尘器运转的声音。这不太刺耳的噪音使酒家的市前准备工作有了一点工业化的味道。我很愿意在较远的距离外倾听这种时断时续的声音。走进办公室，早晨淡薄的阳光已透过铝塑百叶窗帘的隙缝照了进来，整个房间充满了柔和而朦胧的色彩。我坐在办公桌前，此时桌上已放着当天的报纸和一份昨天全店各个营业层面的经营情况表。当我匆匆翻阅一遍之后，宁静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下类似围棋落子的声音，这是告诉我自动热水器里的净化水已经上升到可以饮用的沸点了。于是我拧开雀巢咖啡的瓶子，捏了一小撮茶叶扔进里面。

这是我一天中难得的可以独自享受宁静的时光。最近几天我放弃了翻阅杂志的爱好，或者说面对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那些时装、烹饪、装潢杂志我有一种不知所云的茫然。我喜欢站在窗前，让阳光隔着茶色的防晒玻璃照在身上，感受那份若有若无的温热。我喜欢从窗口俯视类似旧照片似的街景。这时我会想起二十年前的情景。这段日子，我怂恿自己浸淫于往事的梳理中。在那对狐狸眼的注视之下，我注视着往事。

我首先耿耿于怀的是师傅说的一句话：一辈子在饮食行业吃油水饭是很倒霉的。

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批驳师傅的观点。我并不倒霉，我现在是经理，在这个规模不小的酒家里我说了算，连我手下的职工也不会有这种屈辱感了。这是师傅临死前所想不到的。

但是师傅的话以及说这句话时的神态像烙印打在我的心上，永远也磨洗不掉。每当我悲观地确认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位置时，常常会涌起一种屈辱感，我会想，我的视野毕竟有限，我的地位也不值得炫耀，我还是在小心谨慎地伺候着别人，强作欢颜地向那些傻瓜陪着笑脸，尤其不能得罪那些握有权柄、直接管卡着酒家每一个环节的家伙。所谓的主人感也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我会想，这一切实在是没有意思透了。

这也是我喜欢站在窗前俯视街景的原因。我在这样的遐思时，还会意识到这二十年的时间其实是很短促的，短促得来不及看清已逝的面目。这种略带伤感的思绪，通常在下雨天会突然在我的脑子里窜起，慢慢地洒开来，犹如一滴墨落在宣纸上的洒开。然后我的影子会离我的肉体而去，走进二十年前那个寒冷潮湿的冬天。

“余经理，”这天正当我踱到窗口做片刻遐思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经理助理小薛进来报告：“那个小新疆又跟人家打架了。这回追到厨房里打人，还操起砧板上的一把刀要行凶，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夺下他的家伙，一旦出了人命就不得了了。你看我的衣服，袖子也被他扯破了。”

“怎么会打起来的？他跟谁打？”我很扫兴地坐回到办公桌前，顺手拿起一份报表看了一眼，昨晚的营业情况还不坏。

“跟厨房里的小江打。先是几个小青工凑在一起开玩笑吧，一句话不对劲就吵起来了，后来就动了手。这是小新疆这个月里第三次和人家打架了，这样下去……”小薛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我的脸，这叫我很不舒服。有好几次在他这么卑微地盯着我时，我狠狠地瞪过他几眼，可是他还是改不了这种毛病。

我从文具盒里拣出一枚环型针，把它拉直之后又扔在一